

春秋管窺

五

434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湄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八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于夏時為季冬乃返寒之候而無冰故書

以志異穀梁謂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無冰終
無冰矣其說穿鑿蓋建丑之月水澤腹堅正冰盛之
時而無冰是以為異過此則東風解凍土膏脉起無
冰又其宜矣豈論終時與未終時乎

三月作丘甲

作者言始作之也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
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今始更古制令于丘出一甲士故曰作丘甲也穀
梁釋作為為釋甲為甲冑之甲謂丘作甲非人人之
所能夫弓矢甲冑孰不惟良是求安有非所業而強
之使為者且不言井甲邑甲甸甲而獨曰丘甲其義
何取杜氏謂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是一變而驟
增四倍之賦亦無此理胡氏引李靖對唐太宗以乘
分三甲二十五人為一甲令丘出一甲乃三分而增
一得丘甲之義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書敗績者以王人來告敗也言敗不言戰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容臣與君抗故不言戰也于茅戎者明茅戎敗之而公穀皆以為晉敗之穀梁又曰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是皆舍經文而別為新論豈所謂釋經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者我及彼也戰必分内外以別爾我同姓與異姓戰則以同姓為內故及之者在衛非以衛為主此戰而惡之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

不以齊及晉衛曹而以晉衛曹及齊者明內同姓而外異姓之例也釋者不察此例泥于公羊及者我欲之穀梁內為志之言謂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此事外之論非書法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楚屈完之來書來盟于師者以楚人已服而請受盟也國佐之來書如師者本以致賂而又命之曰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是未定其為盟也故僅曰如師盟而
曰及者亦內及外之詞胡氏以晉為汲汲欲盟故反
以晉人及之此不察乎春秋之例故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盟而曰及者以弗會而遂盟也雖公與楚嬰齊先會而列國之大夫俱未之會故書及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之君未葬而書爵者以既踰年也按衛宣公卒未葬踰年而惠公書爵固知史書之常例非譏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不言國而書圍者明內邑也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公與之盟也凡公與大夫盟則書及不書公

鄭伐許

春秋諸侯動于利而伐人國者多矣未嘗貶之且今

年夏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書鄭伯伐許
咸無貶詞何獨于此伐許為貶之乎明闕文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鄆

鄆微國書取言易也與取根牟取邾同公羊謂邾婁
之邑非也既為邾邑安有不書伐邾者乎